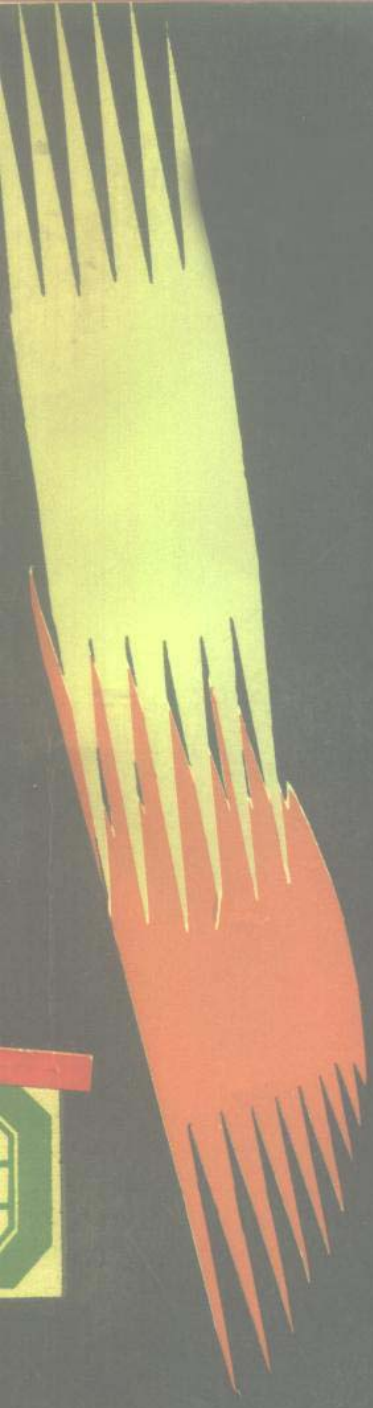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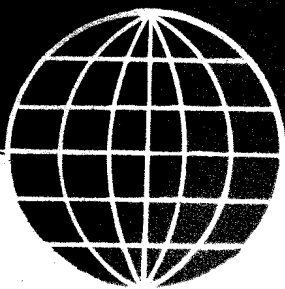


当代国际透视丛书

均势演变 与核时代

李义虎

当代国际透视丛书



均势演变与核时代

李义虎

封面设计 邰文龙
责任编辑 李 宁
责任校对 张谷年

均势演变与核时代

李义虎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375 插页2 字数220000 印数1—8100

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 第1次印刷

ISBN 7-213-00407-7/K·100

定价: 3.75元

总 序

官达非

几千年来，先哲们一直在潜心研讨与论述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关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研究人的自我关系，社会关系与国际关系，人类与自然界的（包括与地球、太空的关系）。这些，乃是今人及后人当努力继续研探并指导其行为的永无止境的大课题。

即将告别的20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随此而产生的是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严重对峙的世界大局。当今，高科技、高工业的发展，既为人类创造了辉煌无比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严重的生存危机。核武库的饱和、太空武器的研制，这些“烜赫万世”的“伟大成就”，使人类不但可以毁灭自己，而且可以毁灭其赖以生存的这个星球。到80年代后期，由于国际社会诸种矛盾长期斗争的消长，由于世界人民要求和平、反对战争力量的壮大，由于共同生存或共同灭亡的严峻选择已迫在眉睫，逼使政治家和军事家们的理智得以复苏，如是近几年来两种体系对抗的世界大势由紧张趋向缓和。国际问题专家几乎一致公认：缓和局势会继续向前发展。至于这种缓和的本质是什么，它能持续多长时间，则各有其见。有的学者认为当前的缓和，是50年代、70年代缓和的再现，只是其基础较前深广一些，其时间也会长远一些，因为两

种社会体系的基本矛盾并没有变化，当前的缓和只是间歇和调整，是为其激烈的军事争夺作准备；有的学者则认为由于国际现实生活的变化发展，特别是科技的发展，人类社会诸种矛盾的量变正冲击着二战后主导当代国际关系的两种体系的矛盾，多元趋势正在取代两极，今后国际关系虽然仍是矛盾重重，相互交错，但是人类共同生存或共同毁灭的矛盾，已逐渐上升为主导地位。今后的时代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是和平共处、和平竞争的时代，是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时代。国际矛盾和争端，只能用政治、外交、法律的手段去谋求公平合理的解决。战争与政治关系问题，需要重新去认识。新的世界大战可以避免，持久和平是可以争取到的。今后，两种制度的社会，将通过政治的民主，经济的繁荣，文化教育科技发达，国民道德素质的提高，进行和平竞赛，决定胜负，这将是超战争更长期更复杂的较量。

20世纪最后的10年转瞬即逝，21世纪的脚步声，我们已经听到。历史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她将站在哪一边，我们不能消极等待，我们应有争此朝夕的奋发精神，去积极探求、去研究、去认识、去争取。

正是为了加强对当代国际社会的了解，研究其发展动向并指导我们的行动，国际关系学界的一批有志者，在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出版了国内第一套国际关系丛书——《当代国际透视》系列丛书。

这套丛书的选题是经过国际关系学界与出版社同事们充分酝酿、统筹协商而精心选择的。《世纪风云的产儿——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对最具代表性的美国、苏联和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作了系统客观的介绍。该书在我国社会科学领域是一项填补

对维也纳体系以来的国际关系作了系统结构上的剖析，着重探空白的工程。《均势演变与核时代》以“均势演变”为视角，探讨了核时代国际关系、“多极化”问题、中国的国际地位及其外交走向。该书在理论、政策与实际结合方面作了新的尝试。《戈尔巴乔夫时代》用充分翔实材料评介了戈尔巴乔夫的思想、性格、经历、政策和政治地位，评介了近年来苏联的改革进程和戈尔巴乔夫在对外政策上一系列举世瞩目的重大行动。《八十年代中东内幕》分12个热点专题，全面系统地介绍了80年代中东风云。《世界何处去》从新的角度，展示了全球面临的危机与挑战，剖析了困扰人类的贫困、饥饿、军事竞赛、人口危机、资源匮乏等的发展趋势，描绘了经济、技术、生活方式、教育发展的明天。《领导者的外脑——当代西方思想库》是我国第一部全面介绍当代西方著名思想库与咨询科学的书籍。《冲突与合作——西方七国首脑会议透视》介绍了新的国际协调机制——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揭示了战后二十多年历史发展出现的新现象：资本主义各国已被牢牢地拴在同一条船上，一荣俱荣，一衰俱衰。

从丛书的总体上看，她选题新颖、立意高远、互相呼应、辐射面广。丛书作者思想和观点，反映了80年代末以至90年代国际关系理论和对外政策思想发生变化的时代，中国一些学者日趋成熟的思考及其表述，可视为近年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一批新的成果。研究者对历史、现状中的各类问题作了纵横剖析，并对未来进行了瞻望，探讨了中国对外政策的理论基础和依据。这种“以我为主”的理论与实际结合的研究，无疑也是我国处理对外关系增加民主性与公开性一种很好的尝试。

丛书作者中有的近年来涌现出来的思想活跃、有志有为

的中青年学者。他们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些成果在各自的著作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同时，作者在文风方面也作了很大改进，注意作品中文字表达的质朴与活泼，读来饶有趣味。因此可以说，这套丛书在兼顾理论性、学术性、知识性、可读性方面都作了有益的尝试，是一套很好的丛书。

这套丛书的出版将给国际关系学界、外交界、社会科学界、知识界以新的启示：中国已经走向世界、世界正密切注视着中国、期待着中国；中国的改革与开放正面对着国际社会关系大变化的转折时期，可谓是千载难逢。十年的建设，已为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展现了光辉的前景。21世纪的历史将站在哪一边，人类正在书写，各国都在书写，中国也在书写，而11亿中国人民的笔墨是有其足够份量的。

1988年12月

于北京

一个二律背反的假设

(代前言)

如果站在历史峰峦的顶端凭顾往事，我们立刻会在国际风云变幻莫测的种种表象和嬗变背后惊奇地发现：本世纪已经明显地划分为两个突兀对峙的阶段——

头45年内爆发了两场灾难深重的世界大战，其间相隔不到20年，在人类发展史上实属罕见。然而，奇怪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已有40多年，人类却没有面临过世界性战争逼近的危局。其间，最有资格和能力打世界大战的美国和苏联，经历了“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那样少有的箭拔弩张的对抗局面，居然终未兵刃相见。

没有全面战争并不意味着充分的和平：

——美苏两家的“核恐怖均势”，使全球和平长期笼罩着毁灭性核子大战的悲剧色彩；

——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在欧洲壁垒分明，“微弱均衡线”两侧演出着一幕接一幕的军备竞赛的重头戏；

——局部战争分离于“全面战争”之外，在世界各个战略要地制造着动乱频繁的热点，成为一股不可阻遏的怪诞的力量。

本世纪内战争与和平的循环演变复杂而又异常，构成了一幅混混沌沌、令人费解的现代派图画。以追溯和前瞻的双重视

角作观察，我们强烈地感觉到：由于世界大战、社会革命和科技变革等因素的综合互动影响，既往国际关系变化发展的结构和周期规律早已被打破；而目前国际社会正经历着骤然激变，它扑面迎来的是种种巨大的挑战。两个巨大的问号“横亘”在面前：我们现在处于何地？我们将走向何方？这两个相互缠结在一起的问题，需要我们冷静的思索，作出准确的回答。本书便是在这样大的历史跨度之间，力求对本世纪国际关系的演变进行宏观的考察，而其理论前提则是一个与此时间跨度有关的二律背反的历史现象，即：以1945年为临界点，其前后战争与和平的演变及其在国际关系结构（均势结构）演变上的体现正好相向互逆。作为本世纪围绕战争与和平这一中心问题所发生的国际关系结构与周期变化的基本特征，此种二律背反的历史现象在国际关系史与战略研究中均占有突出的地位。

本书以国际关系理论中最著名的学说——“均势学说”为理论背景，在一个二律背反的假设前提下，循着均势结构从多极整合为两极，两极再整合到多极的运动轨迹，试图考察本世纪战争与和平变迁的整体图景。所以，本书的理论框架将包容均势演变中的战争与和平，特别侧重研究1945年后核时代的战争与和平。它将在均势演变所展现的时空内，对当代国际关系和中国国际地位作初步探索，期望导致应有的结论。

在理论与方法上尤需指出的是，本书并非古典均势学说的复制模拟，而是提出了“均势三说”即“均势分类说”、“均势演变说”和“均势功能说”。由此，动态地实证地系统地研究国际关系演变成为可能。本书注意到：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均势状态的实际存在和各国对均势原则的运用，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前者特别如“核恐怖均势”长期以来的深刻影响

和对各种重大国际问题的涵盖，后者则特别如战后美国战略思想的变迁和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中对“均势原则”的重新提及^①。这些都加强了在当代条件下对均势认识的重要性。同时也要看到，均势三说及其实际运用于国际关系研究，同列宁、斯大林“不平衡规律”中“均衡化”思想的逻辑内涵存在着某种吻合和内构关系，而这恰恰在于对国际关系（均势演变）内部运动规律的揭示。

因此具体说来，本书所着眼的时间跨度同它的理论内容是统一的：

（1）滑铁卢战役后形成的国际关系秩序，即维也纳国际体系早在本世纪初就彻底崩溃了。二战结束初期国际社会曾致力于重建一个稳定、持久和平的理想秩序（如联合国）；但是，新的国际秩序在废墟上酝酿而一直未能建立起来。二战后，国际体制或结构处于不断嬗变、演进的大循环过程中。

（2）本世纪以1945年为临界点，均势演变发生了相向互逆的变化：其前是两次同向的多极均势向两极均势的演变，即由维也纳体系和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分别演变到两大军事集团体系；其后是两极均势向多极均势演变，即由雅尔塔体系演变到了多极化——多极均势雏型的局面^②。

（3）与此相关，战争与和平的变化轨迹是：1945年前多极均势促进了“总体和平”的维持（即维多利亚黄金时代的百年和平和本世纪20、30年代的所谓“相对稳定时期”），而两大军

① 在这里尤值得指出的是尼克松-基辛格的“大国均势外交”和戈尔巴乔夫“最低水平实力均势”的观点。

② 现在尚无与“多极化”相应的国际体系的名称。

事集团的对峙和僵持（两极均势）则成为世界大战的前奏；但是在1945年后，两极均势（美苏超级大国及其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抗）却反常地伴随着“总体和平”的局面，直到今天在多极化成长壮大的时候，世界上不少地区笼罩着局部战争的阴影，而美苏间所谓的“核恐怖均势”竟是全球和平的主要支柱。战后40多年，全球国际关系出现了从“冷战”到“全面缓和”这种在外交辞典上难于解释的重大变化。因此，战后以来（包括多极化时期）的“总体和平”是不充分的、不完整的；那些被称为“新克劳塞维茨”的人们一直怀疑战后和平的真实性。有人干脆认为在“总体和平”的外观下隐藏着“真正的战争”或“总体战”。①

（4）总结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到一幅清晰的历史图示：1945年前，“总体和平”走向“全面战争”的过程正好同多极均势到两极均势的结构演变相吻合；一战前以军事危机和局部战争的频仍为先兆，二战前以经济危机和希特勒破坏凡尔赛体系发动局部攻势为诱导，而它们共同的发展走势是“全面战争”（世界大战）。1945年后，“总体和平”逼近于“全面战争”前的僵持状态，它经历了“全球冷战”到“全面缓和”的过程，“局部战争”成为“全面战争”的替代物，而其假想的前景是全面的核战争（第三次世界大战）。这种过程同两极均势到多极均势的结构演变相吻合，它们包容了国际关系中政治、社会、技术因素的变化内容，如国家战略和核战争战略观念的形成，

① 可参见雷蒙·阿隆等人的观点和尼克松著作《真正的战争》。“总体战”包括政治战、经济战、科技战、宣传战、心理战等各个方面的较量，其特点是多方面、多方式的竞争。

不结盟、有限战争等多样化国际斗争方式的出现，和平运动的广泛开展，军事科技革命与武器系统变革对战争的制约，等等。目前，里根“星球大战计划”和美苏签署的中导条约分别代表了均势走向两极均势还是走向多极均势）的两种不同前景。所以，两极均势和多极均势的走向，是当前及今后关乎人类根本命运的特别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是国际体系重新塑造过程中的关键所在。

(5) 二战后，人类在不自觉中匆匆地走进了核时代。这个时代的巨大矛盾在于：核能的利用可以为人类造福，使人类文明升华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而核武器的使用也可以使人类毁于一旦。具有超杀能力的核武器给急剧缩小的“地球村”带来了无法形容的震颤，它突然将人类有限的自取能力同人类本身命运的无限劫数奇怪地结合起来。和人类生命力几乎一样古老绵延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发生了质的变化。战略家们陷入了巨大的困惑之中，他们必须考虑科学技术对于国际关系的意义。大量事实改变了人们对国际关系的传统看法，各主要国家都已制定出了崭新的政治战略和军事战略。由于核武器的特殊政治影响，对战争与和平的认识从古老而变为全新。战争与和平在核时代真正含义的明确（即“全面战争”要毁灭人类），使我们不得不对它们重新进行价值的定向。也就是说，“通过战争去消灭战争”的说法必须在理解上趋于高度一致：这里的战争不能是“全面战争”或核战争。它也意味着“为了和平——但准备着战争”的传统公式必须修改。在核时代，战争不再可能是政治的继续，也不再可能是推行政策的主要手段。

(6) 如果说，战争是现代史开始的重要标志（美西战争等），那么“和平问题”的提出（如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提出它是

“现代整个生活中的根本问题”)则是本世纪人类理性升华的一座重要里程碑。人们不再用抽象而又近视的眼光看待“和平问题”,特别在战后,国际社会对“和平问题”保持了高度理智和清醒的态度。环顾当今世界,人类和平存在于“核恐怖均势”和局部战争的魔影下。在“核恐怖均势”中“和平”地生活,生存与安全是同义语。人类必须依靠自己的良知,才能迈出“核时代”的底谷。“和平问题”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哲学思考,甚至被提到宗教裁判的台桌上。“和平思潮”已经形成本世纪有重要意义的哲学思潮和人文思潮。更为重要的是,和平作为现实的要求,乃是各国政府政策选择的主要导向。从全球意识上把握,现在正是战争文化型态向和平文化型态整体转换的时期,这种“转换”源自于人类本体意识的要求。在美国、欧洲、苏联和日本,和平已从一个古老的神话变为各阶层真正具有国际意识的人士中的一个不朽的话题。

正如许多未来学家所指出的那样,1945年是人类面临危机与抉择的转折点。^①科技、社会和人文因素的影响触及到了社会结构本身(包括国际关系结构)。以1945年为界标,受到生产力因素、科技因素和社会因素剧变影响的“均势结构”互逆的走向及其结果,难道不是颇值注意的“二律背反”现象吗?试问:为什么二战前在常规武器主宰军备系统的情况下,两大军事集团的对峙和僵持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悲惨结局?为什么二战后在军备系统发生以核武器为标志的巨大变革的时候,超

^① 参见前世界未来学会主席E·柯尼施《未来学入门》第一章《渐变的时代》中的论点。

级大国的崛起和两大军事集团的“冷战”却反而奇迹般地伴随着“总体和平”的荒诞场面？在经历着历史性的变动中，如果我们再透过捉摸未定的风云际会向前瞻看，传统的历史眼光顿时逊色了：什么是未来的战争？什么是未来的和平？的确，汹涌而来的巨大浪头拍击着理论海洋的堤岸。从二战前战争的深重灾难对人类生活与心理的巨大震撼中，从二战后和平所经历的悲剧历程中，人们陷入了某种迷狂、朦胧和恍惚的非理性状态。而这，正是本世纪内发生的一次剧烈变革人类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心理情态的革命的前兆。国际关系领域乃至任何社会问题的研究领域都面对着一个古老而又全新、一个象剑与盾一样矛盾统一的谜题，这就是战争与和平问题。

目 录

总 序

一个二律背反的假设(1)

上 篇 历史的回顾：均势演变中的战争
与和平(1)

第一章 “总体和平”走向两次世界大战：
从多极均势到两极均势(3)

理论限定I：均势演变国际关系时空(7)均势作用的
争论：和平的涅槃？战争的孤岛？(9)两次世界大战前图
景：多极均势到两极均势的演变(17)两极均势：和平与战
争的临界(23)均势作用问题的引伸：“极”的配置与功能
(26)均势结构的作用机制：主要的“谋求均势方法”
(34)

第二章 两种均势结构：战争与和平 ...(40)

多极均势的制衡机制：多种“谋求均势方法”的使用(41)
两极均势的制衡机制：军备竞争方法的使用(46)两种均势
的不同趋向性及其转化机制(51)和平与战争临界期内国际
政治的三种选择关系(52)研究“战前政治”和“重新均
衡”：列宁和斯大林的思想及其启示(55)

下 篇 逆向转弯：均势演变跨过核时代

的门槛(63)

第三章 当代均势的崭新格局(65)

历史猜想的兑现(67) “粗暴的两极”(69) 欧洲的衰落(73) 美苏“两极均势”的新特点(75) 均势继续演变的标志：多极化兴起(79) 古老问题变成了全新的问题：“核僵持”下的战争与和平(81) 时代的变迁：从“列强的合奏”到多中心的国际民主秩序(85) 均势演变中大循环的两个指向(92)

第四章：均势演变中的不对称(极差)：

国际体制的精神分裂症(95)

关于“极”的争论(95) 均势结构(双层)的实力背景(97) “军事两极化”和“政治经济多极化”(98) 均势划分的不对称性和国际间角色的不对称性(101) 战后国际力量对比的基本矛盾：和平与战争的临界(104)

第五章 多极化——多极均势的雏型 ...(107)

地缘的东西方向：两大联盟体系的消蚀和变质(109) 地缘的南北方向：不结盟运动与第三世界(129) “第三极”问题：中国是“第三极”吗？(137) 本章结语(169)

第六章 核武器：科技革命与当代国际

关系(173)

理论限定Ⅱ：“星球大战计划”为特殊例外(177) 武器系统的变革和军事科技革命(179) 核武器：一个新的魔障(185) 《翌日》和“核冬天理论”(187) 新的辩证法：反

核要求 (192) 相互威慑: 美苏关系的核僵局 (194) 交替出现的场景: “对抗的两极”和“合作的两极” (198) 战争样式与和平样式的变化 (200) 卡因模式: “战争升级”问题 (204) 美苏战略观念的变化 (206)

第七章 从冷战到缓和: 美苏“核僵局”的逻辑光谱(238)

什么是冷战? (240) 冷战的蓝图: 68号文件 (245) 冷战的起因: 缘起背景和两极均势的要求 (246) 冷战和热战的天然防线: 军备竞争机制中“核”因素的阻遏作用 (254) 冷战中的战争危险性: 一种概率研究 (257) 姗姗来迟的缓和: 悲壮的和解 (261) 缓和的释义: 米老鼠和手风琴 (263) 起因问题: 导弹危机的刺激和多极化背景 (268) 缓和在均势演变中的地位 (270)

第八章 世界走向多极 中国走向世界(278)

国际体系的重新塑造 (279) 国际关系主题的变换和两种秩序的现实 (281) 国际政治经济化 国际经济政治化 国际问题国内化 国内问题国际化 (287) 国际关系重心的转移: 从东西方向到南北方向 (291) 仍然面临的难题: 走向什么样的多极? (294) 走向世界的中国 (296) 中国怎样走向世界 (303)

参考文献举要(310)

后 记(315)